

“造”出来的“隐形贫困人口”

【编者按】

“那些看起来每天有吃有喝,但实际上非常穷的人”,如今被贴上了一个新标签——隐形贫困人口。这样一群人,用最新款的手机,花高价健身甚至请私教,生活方式美好、精致,令人啧啧称羡。但他们却没有什么储蓄,有时候还要靠透支、分期付款满足消费欲望……

在“隐形贫困人口”成为网络热词后,身边不少朋友纷纷表示“中枪”:这说的不就是我吗?“隐形贫困人口”一词大热,与中国跨越式发展带来

的消费升级以及消费观的代际更迭有关。如今,年轻一代从心态上走出了父辈经历的计划经济时代,更热衷于拥抱消费、享受生活、着眼当下。

不过,如何追求美好生活,没有一定之规。有人勒紧裤腰带,把希望放到未来;有人合理透支未来,不在乎一时的“隐形贫困”,这都是生活态度和人生态观的可选项。容纳多元化的生活方式,更新财富观念,为每一个对美好生活有信仰的人撑腰鼓劲,才是对待“隐形贫困人

口”应有的态度。从个体角度出发,年轻人应当尽早培养正确的金钱观,为实现事业发展和财务自主打下更为坚实的经济基础;从社会层面出发,应当健全社会保障水平,增强人们合理扩大消费的底气。

第65期议事厅,新华每日电讯与您一起聊一聊“隐形贫困人口”这一热点话题,共同探讨如何看待当下一些年轻人的财富观。
策划:刘晶瑶



漫画:曹一

本报记者徐剑梅

可以逐字对译的词汇,在东西方可能有完全不同的释义。比如近来走红国内网络的热词“隐形贫困人口”,特指那些经常在朋友圈或微博晒吃晒喝晒玩,关起门却常因入不敷出而“吃土”的人。而在英文里,“隐形贫困人口”通常指因为贫困而得不到社会应有关注、被视而不见的群体。

在美国,很多年轻人关注的是社会话题、公益话题、慈善话题,追逐的是个人兴趣而不是名牌时尚。但确实也不乏一些年轻人爱晒“实际上看上去更有钱”的生活,他们不会特别在意量入为出,宁愿超出实际经济能力也希望享受较高品质的生活,喜欢把这些“享受时刻”拍照发布在社交媒体上。

其实,自己挣钱,花自己的钱,过能负担得起的最好日子,就算是“月光族”,就算为了人前光鲜人后受点“吃土”的罪,只要不欠债、不啃老(或者父母有能力也愿意被啃老),不抢不偷不惦记占便宜,碍不着别人什么。有人喜欢天天逛折扣区淘3件一百元的衣服,有人宁愿省吃俭用非3000元一件的衣服不买,各得各的乐趣,没谁更高端或低端,反正都买不起法国总统马克龙出席美国白宫国宴时伊万卡·特朗普穿的那件美美哒蛋糕裙——对的,你没看错,那条裙子标价12888美元,网购可以打九折。

大千世界,芸芸众生,对生活的追求本就多元。在意别人的眼光,想要被同龄人肯定甚至羡慕,希望自己的生活和朋友和同事眼里显得很酷很有趣,这是人性的一部分,是青春的一部分,不分国籍和文化。有美国学者生造了个词组形容这种社会现象——“消费型虚荣失调症”,这似乎实在有些刻薄。英泊桑短篇小说《项链》对因一时贪慕虚荣借债买钻石项链的女主人公的命运描写,也实在过于沉重。

不过,同样是想展现“看起来更有钱的生活”,不同国情却为相似的群体带来不同的底色。中国改革开放40年,家庭殷实的其实不多。但美国人已然经历几代人的富裕生活,中产阶级又是社会的主体。很多出身中产或中上产家庭的美国年轻人自幼生活环境优渥,但毕业后作为社会新人,薪水不足以维持从小习惯的生活水平。他们或者继续得到父母的经济支持,或者认为自己将来会赚更多的钱,或者就只是希望趁着年轻多享受生活,因而不想降低生活水准,没有省钱的打算。

那么,如果想省钱,又怎么个省法?其实,很多美国上班族说的省钱,既不是中国老一辈人说的“省一点是一点”,也不是我们惯常的省钱赚利息(美国活期存款利率基本为零),而是指拿出一部分收入投资,尤其是投入退休金计划。按美国税制,上班族每月所缴退休金都是在税前交纳,这意味着如果把更多工资收入转入退休金账户,就能合法地更少缴税。如果及早、长期这样做,节省的收入将十分可观,而这样节省的钱越多,意味着今后的财务自主和事业发展能力也会越强。

美国年轻人能否及早规划收入,与父母的教育也很有关系。一位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的美国90后告诉记者,他读高中时,父亲就为他开设了投资账户,教他如何打理,所以他就从小就知道投资的重要性。大学毕业后至华盛顿工作不久,他就专门约银行咨询顾问,请教应把几成收入定期转入退休金计划。他说,银行咨询顾问对一个20多岁年轻人询问退休金安排丝毫不感到惊讶,相反,他们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够懂得合理安排收入,及早投资并进行财务管理。

在这位美国90后看来,希望赚更多的钱,住更舒服的房子,获得与多数人相似的生活水平,融入社会主流而不是被边缘,这些十分正常。但如果生活方式长期超出自己实际消费能力,恐怕“不是来源于”。在他看来,一个人的价值,应该来源于自我认定,来自于“依靠品质、兴趣和用功,一步步实现设定目标的过程”。内心的满足,要比别人的赞扬或者羡慕更重要。

美国年轻人的『收支』话题

对待“隐形贫困”话题的正确姿势

王钟的

“那些看起来每天有吃有喝,但实际上非常穷的人。”网络新词“隐形贫困人口”的出现,让很多人在产生情感共鸣的同时,开始思索财富观的代际更迭将会对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。

无论你觉得有人自诩为“隐形贫困人口”是矫情还是悲情,这种消费文化心态与传统财富观都是针锋相对的。曾几何时,中国人传统财富观念中保守的储蓄意识,还在精英舆论场中被反复检讨和反思;而现在,一个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如果不用信用卡、“花呗”,没打过“白条”,大概会被当成天外来客。辛辛苦苦做完一个项目,这届青年已不再满足于午餐“加一个鸡腿”,而期待更高的即时自我奖励。

有经济学家已经开始忧心忡忡:中国可能从传统的高储蓄国家,变成个人和家庭高负债的国家。这种担忧,一方面承认传统消费观念已面临现实挑战,另一方面则对市场秩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——比如,没有偿还能力的大学生如果陷入“校园贷”,甚至打起了“裸贷”,就是在以不恰当的激进方式,过度释放消费欲望,沉迷于消费带来的心理刺激。

从积极角度看,我们讨论的“隐形贫困人口”达成的是一种新的收支平衡。他们的确没有明确的储蓄观念,即便有,也趋向于更激进的投资,余额宝实在只是入门级而已。但是,

他们也会小心翼翼地让消费和投资不超过个人收入的承受能力。这个月打“白条”下个月归还,不是因为还不起,只是为了最大限度地用好个人信用的杠杆而已。

如果把“隐形贫困人口”消极地理解为“坐吃山空”,恐怕就是对他们的不信任和不理解。追求美好生活,不通过升级的消费水平,还能通过什么?现代生活方式,不正是由电子产品、旅游、美食、文化艺术等具体领域的消费组成的吗?在过去,克制消费欲望、尽可能地为自己和家庭保留一份储蓄,其潜台词是保持抵御风险的能力。“隐形贫困人口”带给人最大的担忧,就是他们抵御风险的能力是否下降了。

让社会中的个体成员无限承担风险,不应该成为现代社会的特征。每个人都不得为风险留有一笔“储备金”,不仅是社会资源的浪费,也是社会保障水平有待提升的表现。“隐形贫困人口”的出现,与社会保障能力的整体提高密不可分,也符合小康社会时代财富流动的趋势。这几天,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提出的“六个钱包”理论在舆论场上引发争议,无论如何,这届青年的消费底气很足!

“隐形贫困人口”的财富观,从单一维度的现金财富观,变成了多元化的现代财富观。从表面上看,工资花出去了,没有留下多少数字层面的财富;不过,更多的财富是非数字化的,是立足于长远的。比如,就健康消费来说,有一个尖锐而不乏现实基础的说法是,

“隐形贫困人口”不是病,也不需要药

沈彬

“隐形贫困人口”一词

大热的背后是,中国跨越式发展带来的消费升级以及消费观的代际更迭

消费正在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,正常的消费升级不必背上沉重的道德十字架,也不必非要过上父辈的高存款低消费的生活

继“佛系青年”“丧文化”之后,又一个新词火了——“隐形贫困人口”。每个网络热词都有它特殊的意蕴,能触到生活的痛点,抚弄到心灵的伤处。“隐形贫困人口”,指代的是生活在大都市里,有一份体面的工作且月薪不低,却因为穿当季新款衣服、集齐全色系的口红、去网红餐馆“拔草”、请私教教练瑜伽、租看得见CBD夜景的房子,结果存款低得可怜,甚至就是月光族。

“隐形贫困人口”一词大热,背后是中国跨越式发展带来的消费升级以及消费观的代际更迭。

80后乃至90后的父辈一代,大多经历过计划经济时代。在物质短缺的背景下,大多数城市居民的工资曾被长期锁定在36元,而农民的收入则更低,唯一能积累财富的方式便是节俭——从牙缝里省钱,能买便宜的,绝对不买贵的,将生活消费压在刚好温饱的底线上,下馆子、打车在老一辈眼中都是某种“犯罪”。这种消费观带来的结果就是,中国人的储蓄率长期以来居于世界前列。

然而,现实正在悄然改变。年轻一代的消费理念已明显不同,他们从心态上走出父辈经历的“短缺时代”,热衷于拥抱消费,享受生活,并不天然觉得赚钱的目的就是为了存钱。另一方面,整个国家的经济运行模式也在改变,国内消费正在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引擎。被称为相当于美国全国人口的中国中等收入群

体,用自己强大的消费能力,在“双11”购物节、出境旅游购物时,完成了一个个史诗般的消费传奇。

法国思想家居伊·德波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著作《景观社会》中追问:何为景观?“就是它不不是你看到的这种景象,而是你看到后,马上会流口水,马上会心抑制不住地想要,这个才叫景观。”这种景观社会正是现代商业的逻辑起点。市场经济也在通过无形之手潜移默化地改变人的消费理念:时尚杂志在诱惑你的生活方式;美食自媒体时时在你心中“种草”(指宣传某种商品的优异品质以诱人购买的行为)。

年轻一族在拥抱消费升级之后,面对的当然是自己干瘪的钱包。所以,经常有这样的都市白领之问:为什么进城务工人员,回乡过年时能带着十万八万的现金,而自己顶着海外留学硕士的学位,在高档写字楼里工作一年,却带着一堆欠债的信用卡账单回了家?

“隐形贫困人口”现象无非是这种消费升级之后,荷包跟不上的心理落差,以及面对父辈勤俭生活却能积攒不菲存款的隐隐愧疚。我的一位长辈是一位小职员,工资收入几乎就是透明的,不用打听直接用社会平均工资就能算出来。几年前,他却拿出百万元,几乎是全款地为儿子在北京买了房,这也差不多是一代中国人的缩影。年轻人可能会觉得父辈有钱,其实他们并没有钱,只是一辈子改不掉的节俭,他们的生活方式,年轻人一天都过

不了。上一代国人的银行存款数字都很惊人,但那是他们省吃俭用的结果。对于新一代“隐形贫困人口”而言,你不可能既把你的工资花掉,又把它存到银行里。

前几天,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编写的《2017年中国居民消费发展报告》指出,2017年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9.39%,中国第一次进入联合国划分的20%至30%富足区间。中国人的确越来越富有,而不是越来越“贫困”——虽然中国还没有达到富足国家水平。

所谓“隐形贫困人口”既不是病,更不需要药。只不过是都市年轻人,又找到了一个自我安抚、自我调侃的新说法。“隐形贫困人口”可以看作消费升级之后的自我合理化,本质上和朋友圈里那些“我很有钱”“我才是领导最牵挂的贫困人口”“去了一趟巴厘岛,这个月只能吃土”一样,都是撒欢、卖萌、求关注,顺便小小炫耀一把。

消费正在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,正常的消费升级不必背上沉重的道德十字架,也不必非要过上父辈的高存款低消费的生活。社会要进步,时间不能倒流。自诩为“隐形贫困人口”的人群,也应该保持心态的平和,赚不到天价的工资,就要学会打算,超越能力的奢侈享乐型消费要量力而行。顾影自怜,并不会带来财富和幸福。“隐形贫困人口”不是一个贫困问题,只不过是都市年轻人的新话题噱头。

贫困人口”马上欢迎你加入新的阵营……

不管是暗自自身处境的抱怨,还是出于无意义的自嘲,亦或是增强归属感的自我撒欢,这些新词就此流行起来。

但是,很多生造的新词看上去似乎很有噱头,细细推敲却毫不严谨。充其量就是“概念泡沫”,一戳就破。以“隐形贫困人口”为例,从其语意来看,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;而“佛系青年”则是从追求平和、淡然的生活方式,变成了不思进取、堕落魄废的代名词。这些新词,看似为你画上了一个“诗和远方”,实际上只留给你“眼前的苟且”。除了制造短暂的话语狂欢,似乎无法让人看到还有其他的意义。

对于个别沉迷其中、无法自拔的人来说,过

度美化“丧文化”“佛系青年”“隐形贫困”就成了一种危险的倾向。这种行为将无所谓当个性,以无信仰为潮流,属于典型的“精神鸦片”,最终受损的不仅是个体的发展,还可能危及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。

这些生造的“概念泡沫”,终将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被淘汰。许多人在短暂自嘲之后回归现实,该奋斗的时候还是会奋斗,难过沮丧的时候还是会默默疗伤,继续前行。

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,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些特定词汇。能够被历史铭记并在时间长河中留下印记的,必定是能够启迪心智、发人深省的词,而那些生搬硬造的“概念泡沫”,终将被进步的时代碾压,被遗忘在故纸堆。

生造的“概念泡沫”终将被历史遗忘

本报记者白靖利

在日新月异的网络世界中,今天你还沉溺于“丧文化”无法自拔,明天就变成了“佛系青年”,再过两天可能就加入“隐形贫困人口”的行列。或许有的人甚至连这几个词是什么意思都没搞明白,就以其自居且不亦乐乎。

如果仓颉在世,他也不得不佩服一些人的造词能力。类似这样的新词层出不穷,似乎总能在某个角度戳中都市年轻人,仿佛这些新词就是为他们自己量身打造的。当你不想进取,颓废绝望时,会与“丧文化”和“佛系青年”对号入座;当你一个人孤身在外打拼,那就是带有厚重、苦楚意味的“空巢青年”;“月光族”当腻了,“隐

这些生造的“概念泡沫”终将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被淘汰。许多人在短暂自嘲之后回归现实,该奋斗的时候还是会奋斗,难过沮丧的时候还是会默默疗伤,继续前行